

走笔地域文化



周宗【著】

堂狼文化探秘

云南最早的行政区域堂狼县，它不仅比其他郡县的设置早了二十六年，最先纳入西汉版图，它还创造了惊世之作——堂狼洗。

堂狼洗肯定是一种文化，就叫它堂狼文化吧。

而当时间往后推移一千五百多年，大半个中国的淘金者涌入东川府，铸造了一个东川铜都的美名。东川铜都是对堂狼洗的传承，是堂狼文化的升华。

仅就这两个辉煌的亮点而言，它是一条两千多年历史链上的印痕，这是堂狼先民的足迹，实在值得我们踏着他们的步履去走一遭。

堂狼

走笔地域文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秘

周宗【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堂狼文化探秘/周宗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81112-132-8

I. 堂... II. 周... III. 文化史—研究—会泽县 IV. K2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9328号



堂狼文化探秘

走笔地域文化

封面题字	杨谢
责任编辑	柴伟
装帧设计	孟清涛
责任校对	段建堂
组稿策划	张秀芬 冯峨

周宗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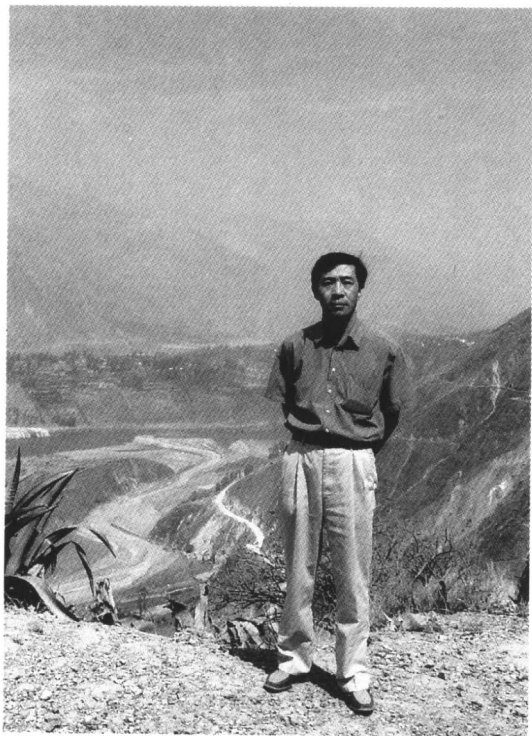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1112-132-8/F·355

定 价: 25.00元

社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作者简介

周宗，汉族，1963 年出生，云南师宗县人，研究生学历。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中共师宗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沾益县县委书记，现任曲靖市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在繁忙的党务、政务工作之余，常常在文海古籍中遨游，在乌蒙大山里探寻，也在稿纸上记录一些冲动或思考……

目 录

小 引	(1)
-----------	-----

第一章 堂狼混沌	(4)
----------------	-----

沧海桑田	(4)
------------	-----

麻姑自说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后来便有了“沧海桑田”这个成语。

唐代诗人李贺在其《致酒行》的诗中就有“天荒地老无人识”的诗句。谁人识得三百万年前天荒地老的云贵高原？又有谁人识得三百万年后地老天荒的乌蒙大山？

道路漫漫	(15)
------------	------

七千年前、一万年左右乌蒙山区的人类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我们探索堂狼文化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时代，这是这一地区人类进程中道路漫漫的一个时代。

越过金沙江	(22)
-------------	------

那位早期的文字专家许慎老先生在《说文解字·羊部》“羴”字条目中说：“它皆从虫、犬、羊，而‘𦍋’字从人，‘有仁道’，而颇有顺理之性。”古人认为𦍋人最善，故从人。





走出大山…………… (29)

那些远徙印支半岛的乌蒙原始居民，似乎永远定居在那一带或许又“走”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好像是再也没有回“老家”看看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乌蒙大山。

第二章 堂狼魂…………… (36)

嫫祖…………… (36)

一支从甘青高原游牧进入川西、进入古滇的氏羌族群中竟有谁家的女儿成了华夏始祖黄帝的正妃，这是何等风光、何等荣耀的大事哟。

鬼方…………… (42)

还是那位明初寓居云南、深谙滇事的瑯琊人诸葛元声在《滇史》中对“其俗尚鬼”的爨蛮鬼教说得分明，云：“鬼教者，滇俗信巫，暮夜延鬼，金鼓喧阗，男女混谑，彻晓方罢，名曰跳神。神来巫亦不自知，吉凶惟巫言是听，故曰鬼教，孟获盖假此惑众也。”

夜郎…………… (49)

这个夜郎王兴，他不但不去迎拜汉朝使臣，反而叫人刻了一个十分像汉朝官员的木头像竖立在大道旁，命武士用弓、弩齐射，以示蔑视汉廷。

劳浸、靡莫…………… (57)

夜郎王的蛮兵蛮将所持的土弓土弩当然抵挡不了楚军的青铜兵器，夜郎王只好乖乖地投降了，老庄越过北盘江要来打开入滇门户了。



堂狼大战..... (63)

李秀挺身而出主理州务。在粮绝靠野草、老鼠充饥的情况下，她披挂上阵，身先士卒，鼓励兵将，全力固守城池，在蛮众攻城稍微松弛的时候率兵出击，终将叛蛮击退，保全了宁州城。这李秀也算是个奇女子了，乌蒙大山之中竟也还有浣花夫人式的人物。

第三章 堂狼梦 (70)

秘密小道 (70)

在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国界、没有关卡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的走是相互交叉进行的，你走过来，我走过去，所谓的你来我往。

岷江水道..... (77)

事实上，秦汉时期夔人聚居在夔道旁，这条夔道的经济文化就已经迅速发展，发展中又孕育着一种躁动不安的社会态势。

两千年前的“高速公路” (82)

张骞先生，我现在正走在这条比蜀道还难的路上，这一去前景如何？我该怎么个走法呢？

依岷江、越金沙、翻越乌蒙大山伸向缅甸，五尺道纵贯滇云，驮载历史，传递文明，传播信息，牵动着乌蒙山的每一条脉络，每一根神经。

神明..... (91)

“泸水旁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林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

马可·波罗..... (97)

那乌蒙山确实具有十足的阳刚之气，那堂狼



江（牛栏江）、金沙江就很有灵性，很有些柔情
美姿。

夜宿金沙江 (104)

反正他就围绕这个乌蒙大山兜圈子，渡金
沙江，乌蒙山区留下了许多有关杨状元的故事，
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妇孺皆知。

第四章 堂狼洗 (111)

健 为 (111)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那
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开拓者。

朱 提 (117)

谁曾能够想象得出，远在秦汉那个古老的时
期，身居乌蒙大山的“南蛮子”竟然会创造出
惊世的朱提洗、堂狼洗，难道那个时期“南蛮
子”的智慧是很高的吗？

堂 狼 (124)

它们酷似一对孪生兄弟，是一对高大雄伟的
伟男儿、大汉子，在几千年前就向人类奉献着白
花花的银子，金灿灿的铜洗。

迟到两千年 (131)

而在东汉的百余年间，又出人意料地在“烟
瘴”、“南蛮”的大名之外飞出了一个“堂狼
器”、“朱提银”的大名。

埋藏两千年 (137)

尼克松总统幽默地向那些气势宏大的兵马俑
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周恩来总理报以会心
的微笑。



传世两千年 (143)

宝物要遇识宝人，是宝不识宝，到了手里也不知道，也不过是块废铜烂铁。

第五章 堂狼沧桑 (149)

赛地的巴 (149)

既然那个时代无国界，亚当、夏娃的故事说不定就发生在云南的什么“甸”，发生在赛地的巴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种二年田 (155)

“我每自种自吃着，修营寨成家在东川、芒部地面上，请白夷十万、二十万军来，东川、芒部纳与他人粮、象粮、马草料，与我每战。”

东川土司及其太太 (161)

别小看了这些土司太太，在东川历代的土司史上，经常出现阴盛阳衰的状况，她们往往比其土司老公还凶残。

折 腾 (169)

事情并没有完结，这个作恶多端的阿堂并没有被斩杀，他假称其幼子禄哲当袭东川土知府，阿堂仍然藏着东川府的大印并且又与安九鼎刀兵相攻击。

堂狼山民 (176)

在这些活动之中，愚昧中显现出几分滑稽，落后中露出几分憨厚，谈吐中饱含几多真情，这就是乌蒙山民。

辉煌过后是报复 (184)

庄稼没了，那地里的石头却长了出来。贵州



的一些地方，土地消失，石头渐长，人们惊呼“石漠化”。

第六章 堂狼星 (190)

堂狼矿冶 (190)

到了乾隆五年，汤丹矿旺盛到了极点，一厂之产，竟达五百至七百五十万斤，占了全省铜产的百分之六十。

堂狼古道 (197)

东有五尺道、西有建昌路这两条经济带、两条文化走廊环抱着它，也才使古今的会泽频频地释放出光芒来。

堂狼古城 (204)

有意思的是，东川府城的街道名称中竟有堂狼直街、堂狼横街，建府城的人们在给街道取名时没有忘记东川、会泽的古称“堂狼”一名。

堂狼会馆 (210)

想想我们云南“蛮子”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太笨，竟然供奉掌管众神命运的玉皇大帝，想必其他的会馆也不敢轻视。

堂狼泉 (217)

云南“蛮子”不喜欢这些“毫子”，他们的习惯是以海贝（肥）作为货币，这种贝币连小孩子都会使用，故而南蛮子“宝贝而弃钱”。

堂狼人 (225)

故而也就拿钱买了个江陵州同的官位，可他在东川府，有了个空闲的五品官职，却在东川做着大买卖成了大富豪。



第七章 堂狼胸怀 (232)

守望堂狼 (232)

战争结束，他们焚烧死者，清理废墟，重盖茅屋，又开始过他们的山民生活，继续守望他们的堂狼山。

无孔不入 (237)

那些土司、那些“夷”人、那些山民似乎傻了眼，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下江人”涌到他们的领地、他们的大山来。

堂狼山外 (242)

知识资本的积累就是练本事。
资金资本的积累就是创造财富。

三教合璧 (247)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中国本来没有上帝。
可是那些西方传教士硬把上帝拉到中国来并使许多国人去信奉他们的上帝。

记录堂狼 (254)

关于堂狼的大事，从远古界到现代，在会泽县志中都有一些记载，重新翻阅史书中的这些资料，使我的思路走得更深了。

第八章 堂狼轨迹 (267)

“末班车” (267)

而五百九十九个大魁天下的状元郎，云南与之无缘，竟然是一个空白。



迟到的拐弯“高速” (274)

这个在全世界、在全国甚至在云南都是迟来的“高速”差点直来直去，让堂狼山民们捏了一把冷汗。

大自然给的 (279)

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人肺腑的强烈气息，一种天地闭合的气息，这种气息也许就是古代的一个哲学名词——浑元。

老祖宗留下的 (285)

走走铜运专线，逛逛云峰古道，钻钻石匠房隧道，或许，古人开山凿石的锤钻声就会响在你的耳边。

打造堂狼山 (290)

乌蒙大山还是一块旅游的处女地，全自然风貌的高山峡谷，雪峰云海，雾锁山尖，万峰耸立，群山逶迤，欲动欲舞。

后 记 (296)

小 引

我出生在乌蒙山南端的一个小山村，自小光着脚丫跋山涉水，走进学校，走出大山，后来又回到自小就熟悉的大山中做了乡干部，做了县级干部。偶尔地检索辞书，才知道养育我的这个地方虽然山势很大，但还只是乌蒙山的南延余脉，它的主峰腹地是在会泽、昭通那一带。生在山区不怕山，什么时候能够有个机会走进乌蒙腹地爬上大山的主峰，去鸟瞰那逶迤磅礴的大山气势，去俯视那夹在大山缝隙之中的湍急江河，去走走被古人踩得光滑的石板古道，去听听山民们高亢的山歌，这个愿望一直埋藏在我心里许多年。

1997年秋，曲靖撤地改市，我到沾益县任县委书记，朝着乌蒙山向北走了二百多公里，心想，该是到了乌蒙腹地了吧？当我登上海拔二千四百四十四米的珠江发源地马雄山向西、向北眺望的时候，才看清了那气势磅礴、逶迤绵亘的远山，真是那山更比这山高地伸向了天际，虽然朵朵白云缠绕着山腰，还是十足地显现了天地闭合的美景。朦胧之中，世代代的乌蒙山民就是在这天地闭合的大山之中开凿古道，开垦山地，开挖矿藏，放牛牧羊地繁





衍生息，编织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吟唱着一首首古老的歌谣，创作着一篇篇古老的诗篇。“那远山眉画的深处就是乌蒙腹地”，友人的指点打断了我的思绪。啊，是吗？什么时候能够登上乌蒙主峰、投进大山的怀抱呢？

往后的日子里，因为公务，我也进出过几次乌蒙腹地的会泽县城，但是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没有多少感受。倒是有一次，因为在东川工作的友人相邀而爬了一次大海梁子的草山，给人的感受是荒凉。虽然是盛夏的六月，放牧的山民却还得身披羊毛毡御寒，赤脚的男童女娃，披毡的妇女老人捧着莜麦粑粑、鸡蛋大的洋芋，提着野生草莓，“叔叔、大爹，大爹、叔叔，买我的，买我的”。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山民们啊，山民，这就是乌蒙主峰的山民，他（她）们进过县城吗？到过花花世界的大都市吗？他们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吗？

快走吧，我催促着友人，我不愿意再看到现代社会之中还有如此酸楚的景况。

往后的很长日子里，山民们的这一幕始终时隐时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搅得我思绪紊乱，搅得我茶饭不香，搅得我深夜难眠。难道这些山民不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难道这些山民就不想离开这个连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地方？难道他们就永远这个样子生息下去？有什么办法能尽快地改变山民们这样的生活景况呢？

我真正走进乌蒙深处，是我在曲靖市委工作的时候，那是因为到会泽娜姑挂点的缘故。

娜姑镇，一个大山怀抱的十分漂亮的小镇，它有着厚重的历史，这里是当年京铜运输的必经之路，云峰古道、



石匠房古老沧桑的斑痕蹄印就是历史的印痕。一个不大的镇子却有许多的会馆、寺宇、古墓、古碑。离娜姑不远的地方就是金沙江，就是堂狼山，就是曾经做过会泽县治的巧家。一个小镇的人文历史如此厚重，而作为堂狼古城、东川铜都的会泽呢？它已经是历史文化名城，已经被许多人所仰慕，它所蕴藏的人文历史肯定要比娜姑久远深厚。

云南最早的行政区域堂狼县，它不仅比其他郡县的设置早了二十六年，最先纳入西汉版图，它还创造了惊世之作——堂狼洗。堂狼洗肯定是一种文化，就叫它堂狼文化吧。当时时间往后推移一千五百多年，大半个中国的淘金者涌入东川府，铸造了一个东川铜都的美名。

东川铜都是对堂狼洗的传承，是堂狼文化的升华。

仅就这两个辉煌的亮点而言，它是一条两千多年历史链上的印痕，这是堂狼先民的足迹，实在值得我们踏着他们的步履去走一遭。

我清楚地知道，诠释几千年的堂狼文化，解读天荒地老的乌蒙大山，重新演义堂狼先民们创作的故事，是会有许多的困难。但是，这么辉煌的人文历史不把它发掘出来，又怎么去弘扬民族文化？怎么去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怎么去兴起文化产业？怎么去传承堂狼文明文化呢？于是，我经常陷入沉思，思绪仿佛就回归到了那个亘古的古老天荒的年代，去与古人交谈，与大山对话，一扣扣爬着历史的链条去做一番艰苦的远古旅行。

第一章 堂狼混沌

沧海桑田

晋代文学家葛洪在其所著《神仙传》中讲到了麻姑的故事，麻姑自说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后来便有了“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天下海水都是湛蓝清沧，故而有“沧海”这个词。远在北魏时代，称种植桑树的田地桑田，故而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八月十五看潮》的诗中说：“应教斥卤变桑田。”这三则故事演义了一个完整的“沧海桑田”的成语。还是那个大文豪苏轼，他在《东坡志林·三老语》中说：“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这里又演变了一个祝寿专用的成语“海屋添筹”。这个夸夸其谈的“三老”之一老，他说他是在每次海水干枯、海底变成桑田的时候，他便投下一个筹码，到另外两个老人与他会面的时候，他所下的筹码已经装满了整整十间盖在海底的房屋。以上这几则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海与陆地的互相变迁，说明了沧海变桑田的次数有装满十间海屋的筹码那么多。

从地质学上地质构造的观点来说，地球上确实出现过无数次的沧海变桑田，从十亿年前至八千万年前云贵高原就经历了五次由海变陆又由陆变海的过程。到了八千万年前的新生代，也就是地质学上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由于印度板块和欧洲板块的漂移发生了撞击而地壳隆





起，海水退落，形成了印支大陆、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地质的基本构造，这是最后一次由海洋变为陆地，也是最新一次的造山运动，故而地质学家称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山峰，它的海拔高程至今还在增高，还在不断地上升。换句话说，八千万年以来印支大陆的地壳还在微微地运动，山峰还在不显眼地长高，峡谷、盆地还在不显眼地下沉。

八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了云贵高原的基本构造，我们无法确知当时海水退去山峰凸起时的具体情形，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的是大量的海洋生物无法随海水退去而灭绝，以致经过几千万年的演变形成了化石。最有力的证据是曲靖寥廓山南麓鱼的化石，那是一种叫做鲩甲鱼的化石，被确认为世界上鱼类的祖先，故而寥廓山成了鱼的发源之地。在滇、黔、桂广阔的喀斯特地貌区域，随意敲开一块石灰岩，都可以看到海洋生物贝类、蚌类、鱼类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生物化石，这是沧海变桑田的鲜活的证据。另外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激烈的地球板块撞击后形成的新大陆，它的地表地下只是一种基本构造，它还在产生一些不断的变化。由于地面地形还不稳定，故而推想这一时期的生物形成、生存还不稳定，也难以想象那时的地球环境是否适合人类产生、繁衍。

新生代地质运动形成的地质基本构造造就了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的格局，造就了我国三大山系，即古代堪舆家所谓三大干龙的学说。明代寓居云南临安的学者诸葛元声，他在所著《滇史·小引》开篇中说：“亭毒浑元之气峙山流川，发脉于昆仑，而西南一种庞厚奇诡者自敦煌、陇氏、剑阁、岷峨宠灾芳剌盘错万里至于滇，曼衍坦绰，忽